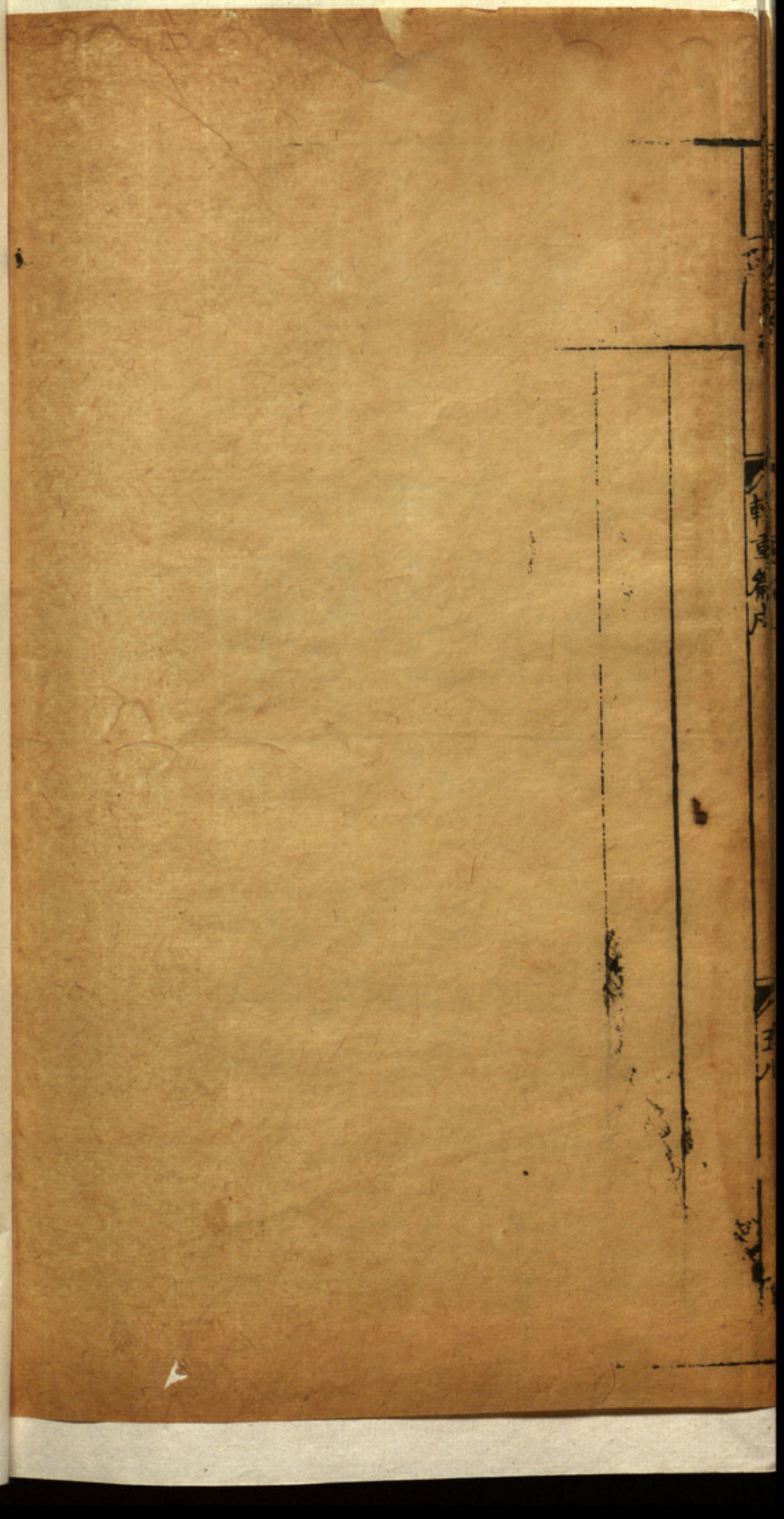

J161.1
C47

3

知[illegible]鞍同[illegible]世諸
[illegible]氣引君
尹會仲[illegible]藉口聖
人封[illegible]以欺人主
如宋真宗惑於欽
若之天書以假信

新鐫狀元蘭嵎朱先生遴輯管子春秋百家評林三卷

編修　石簣　陶望齡　校閱
修撰　青陽　翁正春　叅訂
狀元　蘭嵎　朱之蕃　遴輯
温陵　後學　林世選　編次

封禪篇

諫封禪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云云山在梁父東）

眞誇詡天下不知其身之愚而不悟也惜夫

王世貞曰桓公之盛滿如此其功不足道矣故君子以九合一匡之功徒歸之管仲有以也夫

楊文熙曰管仲設事之言足以止桓公既侈之心善諫者聽君臣俱美矣所可恨者漢武封禪罷見巨人跡

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山在牟陰）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

[illegible]公乃得神馬宋眞宗亦封禪而夢賜天書臣以術愚君君以術自愚相沿祖詐以欺天下而不知悟可勝慨哉

黍。北里之禾。（鄗上山也鄗音臛鄗上北里皆地名）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謂靈茅）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鰈）西海致比翼之鳥。（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名曰鶼鶼）然則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何孟春曰封禪之說古有此載然必有德而後可以封禪桓公創霸伯業遂肆侈心管子倦〻開悟以防止之齊桓可謂有臣矣

580875
SEP 18 1940

凌稚隆曰民必死必信總是得民心管子謂三本可以致之予謂三本之論是矣然必有礼義忠信以維之於先令民有箇親上死長之心在無此三者然後可使必死而不我欺不然是區區籠絡把持之術耳非政令也

洪邁曰以妻子為質以父母為固此

小問篇

三本

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守戰之難必致死然後可）出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人必誠信然後為君視聽故知外事也）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闇也（爲不死不信則守闇戰闇外闇故曰三闇）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人既戀本而哀墳墓則其心固）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

謂亦是今人有謬用土兵而不務客兵者都有見於此

宗濂曰因事納誨諭極確切

覲思曰君子小人互為進退此邪正不並立必然之勢也人臣格君亦賢奸尤其大者管子可謂知所先務

禾坤曰隰朋之喻[illegible]矣管子易之以剴切迫真尤為[illegible]言

必死而不我欺也

觀廐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圉養馬者）傳馬棧最難。（謂編次之棧馬所立木也）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木其次還須曲木求其類）曲木巳傳。直木無所施矣。（喻小人用則君子退也）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巳傳。曲木亦無所施矣。（喻君子用則小人退）

比德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

恒曰粟喻未喻剴切之言

孫應鰲曰苗秀而实先矣君子也然有苗而不秀、而不实如宋之洛党蜀党諸賢互為聚訟比之禾又為一種非佳谷也

凌約曰此必後人假出事甚不經

真德秀曰怪誕之事往々有之然導

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而卷若城苗之纖芒在外有兵刃）未敢自自命曰粟。（粟則謹促之名）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眴眴柔順貌苗始生則柔順故似孺）子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壯苗轉大也莊莊矜直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由由實貌茲勉謂盈有謹勵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和調人之性命）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伐孤竹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

崇其說以誣世誣民却非道理之正予以桓公闞然瞠然擾亏之狀假於神怪之說使管子善爲之觧以愚軍士耳目厥後田單托於神人以復齊蓋祖此術也不然何自古覇王之君不聞有所見齊桓孤竹之伐俞兒顛沒ゝ爲之走馬前疾道豈不妄耶

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愈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

尒有丁曰外舍不鼎饋中婦知君有行開口而奉手東郭郵知君伐莒見微知明常理固然無足異者

王儒曰智者見未萌況形於奉手動足間昭然可曉者見兆識微郭郵可以當之矣謂之聖人則非

苐贊曰此說亦然

郭孩知曰人君一舉動𤼵左右而窺伺者甚眾故曰君無見其意臣將自表異予謂所意者善則君子度之以忠直縱所意者非

謀伐莒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公與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私目上視所以察君也必是人者知其謀也）於是乃令之復役。無複相代。少爲東郭郵至。桓公令儐者延而上。與之分級而上。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度之）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

則小人度之以逢迎投一人之牽動不可不慎也故因東郭郵之知微為論次爲

汪道昆曰歷數事實不爽毫髮豈有意與伐莒之役故發君闔門之謀以售知耶

夫淵然清靜者纕經之色也漻然豐滿（心在兵武形氣盛故其貌豐滿）而手足拇動者（中勇外形必應故手足拇動也）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莒字兩口）舉手而指勢當莒也（故二君開口相對即知其伐莒）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惟莒不服於是知之）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言以形色之微知伐國之明也）子其坐寡人與子同㞢。

蘇濬曰起句正奇怪攝出兇等名色皆先秦處士儒生歷睦諸侯熟視其君臣有此諳語

申主一作中主

楊慎曰此篇與韓子諸論相出入皆奇刻激切之談

丘濬曰中主惠主侵主此等眼目杜撰甚奇畧无滲漏

王偉曰分數六過多之不王不道而

七臣七主篇

七主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謂平意虛心也七主據下唯有六者皆遇主能無此六者過則為一是主也過主六是主一故曰七主）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呼嗚美哉成事疾（君臣咸有一德故能成美）申主（謂陳用法令之主）任執守數以為常。周聽近遠以續明。（遠近之事周而聽之則其明不絕）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事皆得要而詳審則法令固賞罰必而下皆服其法度也）不備待而得和。則民反素也。（謂以道德理世之君至仁感物德和自興而至故人皆反於朴素今中主不能然故以為過也）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縱過以傷

振主芒主尤甚人主有必不若桀紂者讀此能不寒心

瞿景淳曰振主如秦皇漢武隋煬是也漢武拜相嘆曰我從是始殆海内虛耗幾續亡秦二君不足道矣

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闓。故曰泰則反敗矣。（惠太過故反敗）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喜決難知以塞明。從徂而好小察。（徂伺也）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訐（悟字同謂偶合也）則國失勢。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芒謂芒然不曉）四鄰不計。司声不聽。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太傾。不訐則所惡及身。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言失任臣之理勞而無功故曰勞主）臣主同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不訐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芒主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事多。多

[illegible]份曰六過一是故主虞而安以下謂一是也

吳澄曰上者下之表也故上之所好下有甚焉者矣觀此則君人之好惡不可不慎

議論剴切有味

則昏。昏則緩急俱植。（立也）不訐則見所不善。（所見之事皆不善）故主虞而安。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

又

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在心之邪正）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在主之智愚）天下得失道一人出（道從也一人王也明主得闇主失）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本農桑也）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為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

許應元曰似整而非整似漫而非漫逐句俱是經世至言

孙宝曰国家所重在於法令法令誠善則百事俱舉倉庫官商无一不得其理者亡国之君非所論矣

焦竑曰上不調淫應上商官非虛坏句調虽雄亦俱是常理

胡時化曰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商王紂以商亡土也非乏人民非寡乃法煩政亂誅賞不當以刑餘為周召指忠諫為毀謗土地雖多亦奚以為耶

施仁曰後面要說出七臣模樣先把君道提起帰重於君尤爲独見

王世貞曰此是古今名言前一段可爲君鑑後一段可爲臣規

穆文熙曰此是七

樂音聲之化乎

夫倉庫非虛空也。（言倉庫空必有故非虛然也必侈費無度故空）商宦非虛壞也。（必棄本遂末故壞）法令非虛亂也。國家非虛亡也。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羨不足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而上不調淫（淫謂浸淫漸漬熟習其事也）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訾限也訾貲同謂貧富相去無涯也）皆用此作。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道從也）夫亡國踣家者非無壞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

七臣

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夫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則士不為用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為止明王知其然。故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墜重於高。如瀆水於地。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百姓無怨於上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

臣冐頭論七臣也刻骨

湊雅隆曰此等句法皆平空撰出的係先秦法家之言

洪迈曰奸臣媚用女色以盅君心代不之人婦人蔽寇以食奸諂臣利禄而誤国推原厭豪能不痛心

呂祖謙曰愚臣剎民以奉君數進羨餘以侈主心君反以為善会計而用之上欺天下欺[illegible]怨名之曰愚孰永為之解

倪思曰漢党錮之禍多殺不辜却是如此

茅坤曰漢王莽輔政四朝謙恭下士至篡漢祚後人有詩曰周公管蔡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乱臣之奸良可畏哉

哉。名斷言澤（名斷言澤自贊其術之美言之利也）飾臣克親貴以為名。悟爵祿以為高好名則無實為高則不御（悟爵禄者君不能御也）故記曰無實則無埶失轡則馬焉制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好佼反而行私請故私道行則法度侵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惛上故上惛則隙不計而司聲直祿（上既惛暗雖有危亡之隙不能計度而知之其司聲之官直滑禄而已不憂其職務也）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其君衰微而孤獨）愚臣深罪厚罰以為行重賦斂多兊道以為上（兊悅也謂多賦斂以悅道於君）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故記稱之曰愚臣詵賊此之謂也姦臣痛言人情以驚主開罪黨以為讎。（開引罪黨上聞於君與之為讎）除讎則罪不辜罪不辜則與讎居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奸言可惡之事以告於君此求君之亂信已也君果信之則失其所親也）臣自為辭功祿明為下請厚賞（已有功當得禄則佯辭之以為名其下未必當賞則明然為之請以求衆心也）居為非母動為善棟（其居也與衆非者為母其動也與佯為善者為棟梁也）以非買名以是傷上而衆人不知之謂微攻。（言為偽善漸攻於君）

楊道賓曰君者臣之表上有所好下各以其類紛然投術表直而影曲表曲而影直之之有也

故此篇敘七主七臣模樣至七臣又歸重

於君尤□獨見

黃震曰冒頭之後便接譬喻意有關鍵

錢福曰此下發揮條叙正說禁藏之意

凌約言曰此一段皆治民之要下轉歸重罰必上蓋治民必先去姦邪不去法令不行奸猾肆志良民罹害為法之蠹可勝道耶

眞德秀曰罰必則民不犯故曰有誅

禁藏篇

必罰

禁藏於胷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已知人者也夫冬日之不濫非愛水也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為不適於身便於體也（濫浴器莊子同濫而浴煬炙也冬之水夏之火皆於身體不適便也）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鍾鼓非惡樂也為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故先慎於己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民亦務本而去末居民於其所樂事之於其所利賞之於其所善罰之於其所惡信之於其所餘財功之於其所無誅

者不必誅者也後世有指囹圄為福堂知此義者非太甚也

余有丁曰施功不竭以下逐句皆為治要談

王倘曰詞有條理愈讀愈佳非胸中明達治体不能如此闗說

有餘財則賞易（無誅則刑措）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誅者不必誅者也（必誅故刑措宥　罪則犯者多）夫先易者後難先難而後易萬物盡然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造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為人致利除害也於以養老長弱完活萬民莫明焉夫施功而不鈞位雖高為用者少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者多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為歡

立身

昊坤曰此篇皆言治國之事脩其境內順人情崇本务然後事外

呉鵬曰宮室衣服飲食整理之具事有宜適礼有節文若恣縱无度奢多成風上行下效勢所必至故君子不為也

汪道坤曰定意平情人之本性多為耳目衣食所移务侈太以滋貪得之私至於侵爭怨怒衬之興也日可俟矣

蘇濬曰把衬福分貼擺布隱然有避

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故立身於中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濕食飲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禮儀足以别貴賤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不作無補之功不為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耳目穀（善也）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下觀不及者以

衬不求福意思在

揚維禎曰利之所在民必趍焉雖高城深池峻刑重法不能禁也商人漁人慱萬死以冀一生豈非以利哉

宗譙曰民之求利凡以命博之爲人上者不因利而導使淂自富豈所欲與聚淂民心之道耶

自隱也。

就利

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汲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

瞿景淳曰農戰二者為国之本务缺一不可故議論独詳

重份曰前段是總論為治之綱此下是細詳為治之目

許應元曰文王治岐之政亦不越此卲宝曰孟子告齊宣之君以王道不奪民時寺節俱是此意法不煩而治有体

國本

夫為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為經。得人之心而為紀。法令為維綱。吏為網罟。什伍以為行列。賞誅為文武。繕農具當器械。耕農當攻戰。推引銚耨以當劔戟。被蓑以當鎧錀。菹笠以當盾櫓。故耕器具則戰器備。農事習。則攻戰巧矣。當春三月。萩室熯造。（熯謂以火乾也三月之時陽氣盛發易生瘟疫楸木鬱臭以辟毒氣故必燒之於新造之室以禳祓也）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滋毒也。（易火易水皆去時滋長之毒）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為牲。以糵為酒。相召。（相召謂因此時召親賓也）所以屬親戚也。毋殺畜生。毋拊卵。（拊謂擊剔之也）毋伐木。毋夭英。（英草木之初生）毋拊竿。（竿笋之初生）所以息百長也。（生息百物之長）賜鰥寡。振孤獨。

焦竑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賞以劝善爵罰惡德刑以罰淫不濫无辜刑賞忠厚之道兩得之矣

胡時化曰商鞅之强秦賞信罰必令民爲什伍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閗国以富强是其驗矣

施仁曰民之奔亡皆飢寒奸吏所迫計困以無聊若田[illegible]良貸借仰有資驅之使徙猶有眷戀不忍之意不此之務徒以什伍之法繩之然何不流於殘酷也耶

貧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勸勉貧弱之民）發五正（謂五官正）故薄罪出拘民解仇讎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及時立農功施力為生穀也）夏賞五德（五常之德）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冬收五藏最萬物（最聚也）所以內作民也四時事備而民功百倍矣

又

故國多私勇者其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人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約不召而來故民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故王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

十一

姚寬曰此是計口度田之法淂豳風詩人餘意太史公貨殖傳本此

王世貞曰欲富国必先務農欲務農必先度地孟子告滕文以爲国區〻只是欲行井田後世富者田連千百貧者无立錐之地

度田

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細曲）畝而足以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糠秕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細曲）入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夫叙鈞者所以識多

至有迁徙流亡莫可聊生者度田之法廢其禍崇於商鞅之開阡陌為之

穆文熙曰兵貴善於用間孫子十三篇而行間極詳秦用間以殺趙括齊用間以殺騎刼漢用間以殺亞父在人審所用耳

凌稚隆曰用間之術非一而大畧有五謀之以貨賂如捐金反間是也謀之以声色如齊歸女樂是也至知其

寡也叙鈞謂叙（此其均平）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貲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備然後民可足也

謀功

凡有天下者[illegible]情伐者帝以事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而謀有功者五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臣不用其國可危二曰視其陰所憎厚其貨賂得情可深身內情外其國可知三曰聽其淫樂以廣其心遺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內遺以諂臣文馬以蔽其外外內蔽塞可以成敗四曰必深親之如與之同生（身親之若常與之同生也）陰內辯士使圖其計內勇士使高其氣內人他國使倍其約絕其使拂其意是必士鬬兩國相敵必承其獘五曰深察其謀謹其忠臣（欲知其臣之不用）揆其所使（欲知其所使賢不肖）令內不信使有離意離氣不能合必內自賊忠臣已死故政可奪此五者謀功之道也

言美詞厚幣以謀人成功者不能悉舉雖非正術亦不可不為之辯

洪迈曰漢用陳平秘計用間以疑亞父亞父欲急攻彭城項王不肯漢王曰項王有一范增而不用此所以為我擒是其驗矣

王鏊曰條陳治國之紀俱係要畧歷々可行三代良法何以加此儻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獘秦漢以来未有能踐其實者也

凌約曰謂春分以後二十五日土膏已動農事

真德秀曰一夫受田百畝一人被役失時積數至於千人則萬不秊矣穀既失時衙糴无

匡乘馬篇

重農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何謂國無儲在令。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释。七十日而陰凍释。陰凍釋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已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

上老弱者轉溝壑壯者散四方豪桀憑淩之徒或起於隴戎或生於穀下未可知也

余有丁曰秦起阿房築長城窮年不解勝廣之徒藉為乱首先王每汲々於愛民力者良有意也春秋書城中丘城郎訊失時且妨農務故耳

王偉曰農人終歲勤動卒水旱之荒之变尚有飢饉流離之憂矧奪其民時是坐視其待哺致之飢而死耳

蒙賛曰欲國治在民富民富在務農上不失天時五穀豐

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於時。君之行籍而無止。民食什伍之穀。則君已籍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内戰。筴乘馬之數未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為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桓公曰。為之柰何。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何謂筴乘馬之數。百畮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日

管役記食煖衣之民因驅而之善轉移化導間耳即刑罰不用国安且治易々也

吳禹曰幣錢也謂春明貸錢至秋而收之如无幣以穀准幣也秋所收之穀至明春復准幣而貸之春時穀價又增也

為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泰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為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櫎。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皆虞之筴乘馬也。

錢福曰。國之大事在農。使不以時則妨農務。民之衣食。國之財用。皆無所給。乘馬篇脩陳詳悉。得聖人使民以時之意

蘇濬曰均田之法代不可废此重囊第一議

楊慎曰論均壤之法体貼殆尽非管子不能有此議吐

乘馬数篇

均壤

布織財物皆立其貲（貲限也輕重貴賤之等也）財物之貲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何謂獨貴獨賤。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郡縣上臾之壤（臾腴同）守之若干。間壤（間壤在上下之中也）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諸開闔。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莢乘馬之数也。

汪道昆曰粟賤則百貨貴粟貴則百貨賤粟一而已

而百貨與之相為重輕人君不能度地均田轉移其間則多寡不均貧富相貸操盈擅利之徒得以蚕食農民至於重困不支流亡遷徙田野不闢亡國之徵也

許應元曰小人逸君多為此言人君車輿衣服宮館自有當制奢固不可儉亦非宜與其奢也寧儉其儉為漢文帝路臺惜百金之費後宮衣不曳綈而粟紅貫朽海內殷富女事不泰六畜不育之說未之前聞也

焦竑曰奢泰之數亦体制必然但不宜以語之君

事語篇

泰奢非數

桓公曰泰奢教我曰帷盖不修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群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地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胷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贏不足雖在下也不為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徽織

胡時化曰地寡狹而與大国争賦煩數怨最傷国脉危亡削弱之禍至矣

施仁曰内治而後可以外禦内攻不備窮兵黷武以制人不惟攻利乗便者待之反制於我將蕭墻之内肇釁之下且有腹心肘腋之禍寓於其間善者先完諸为可也

董份曰謂每歲藏十分之積十年則有十分之藏矣每歲藏十分之二積

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泰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佚田非言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為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礼節。且無委（委積也）致。圍城脆。致衝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綿素滿之。五在上。

五年則有十分之藏矣穀之在上者除經費每歲守其半則積蓄多而兵荒無患

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敺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楊慎曰文法錯綜可愛

玄豆子曰此句一篇綱領

丘濬曰章法井井不亂

海王篇

正盐筴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毁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乃可耳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何謂正鹽筴（正稅也）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終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小男小女）

楊道賓曰美入秋毫後之言利其莫能及矣

李光縉曰大史公四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有患貧桓公管子正盐筴之謂矣

姚宽曰商計至析秋毫且句法簡練當用中見得十分明白停妥不能如是之了然

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盐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絫為釜當米六斗四升）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分彊半彊也令使盐官說其盐之重每一斗加半合為彊而取之則一釜之盐得五十合而為之彊）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盐七百六十八斤為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率其大數而言之也開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盐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男音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盐之口數而立筴以計所稅之盐一日計二百萬合為二百鍾）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万乘之国大男大女食盐者千萬人而稅之盐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筴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盐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

王世貞曰老男老女小男小女乃有諸君吾子各色前此未有

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盐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為錢三萬〻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以上為老男五十以上為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盖盐官之利耳盐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盐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焉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

鐵數

楊方熙曰此鉄官一歲亦在前六千万之內

楊慎曰輂載也斤鋸钃鑿皆挽車之人所必用也

崇讓曰齊擅山海之利管子鑿山煑海以税利水陸所出分毫无送後世桑孔之徒祖其餘法至首实之朴下及雞豚管子其作俑夫

吕祖謙曰盐鉄之利最大齐之富強積聚甲諸国桓公以伯而管氏亦有三歸有由然矣

凡忠曰[illegible]有観也

今鐵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句法）其事立（若猶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大鋤謂之銚羊昭反）行服連（輂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軺（羊昭反）輂（居玉反）者（大車駕馬）必有一斤一鋸一堆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為強而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三十鍼也矣）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為彊而取之五六為三十也則一女之籍得五刀）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為強而取之則一農之籍得三耜鐵也）其餘輕重皆準此而行（其器弥重其加彌多）然則舉臂勝事（句法妙）（音升）無不服籍者

瞿景淳曰太公封於營丘地潟鹵通魚盐人物繈至輻湊冠帶衣履天下管子因齊中衰後脩山海之利以正盐筴雖非先齊之遺法然擅山海以富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富強至於威宣有由然矣

玄冥子曰盐鉄之法始於管子繼於劉晏後之言利者多祖述此

黄震曰利之所在民必趨之若水之就下日夜無休特伯王之君能使喜予悪奪之民各輸其財竭其力以供上用而无難色分明有度處之使之不求而自出豈事刑威勞廹雪取強奪於民耶

國蓄篇

挾食守用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是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與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

錢福曰已上共八章〻〻卓絶

淩約言曰一孔二孔三孔四孔眼目来得亦奇

真德秀曰利者人所必趨君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被懋貿輻湊之民帰之恐後有所予民以為德有所奪民不為怨財積於国内制勝於境外若斂出多門利非一

（洽通也）租籍者（在工商曰租籍）所以彊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租稅慮猶計也請求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

利孔

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利慶賞威刑皆是）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詘與屈同屈窮也）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利也）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将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為大

故以利者耗主民窮財匱求利〻系国之亡也何日之有

余有丁曰利出一孔只是均田度地使民務農而又禁商販操奇赢乘人之急以倍其利則国富財積民将戴若日月親若父母矣

王儒曰矢口議論重〻生意中有関鍵起伏

芽賛曰商人賤取貴出以邀三倍最蚕食農民若民田不均農无所得食而蓄賈游市之人

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以一取什）愚者有不賡本之事（賡猶償也音庚）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錣（錣籌也）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

使之浮以籠民利国本單弱利途在下雖同為务農鑄幣不能以為治也

吳興曰轉下法令之不行一段推原其弊條貫文理便為入人

汪道昆曰富商大賈侵奪收藏以窺利故有貧人糟糠不足於口而富者犬馬饜粱黍貧人短褐不完身富者墻屋被文繡終歲勤動利歸豪門人主非有灼見勇為[illegible]

量委（積也）則足矣。然而民有饑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内耕墾之数君悉知之凡人計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乏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錢幣無補於饑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財物通交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民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則豪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常費不給以致匱乏）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餘）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本謂務農趣讀為促）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乎（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徒而使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

也

蘇濟曰歲凶歲熟俱苦者農民是也歲凶歲熟俱利者豪富并兼是也蓋農往歲償債歲熟則粟賤雖糶多不能償其本歲凶則粟少〻則救死惟恐不贍并藏之家粟賤則藏多粟貴則利倍待哺之民其能枵腹而不三倍以糴而糊口乎歲貸一石明年倍之又明年又倍之有餘不足胡可平乎

楊慎曰橫王篇所以支器也韻会張

輕重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釜十繈。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

大也

丘濬曰財者彼耒射我中吾之財也泄者吾之財流散於四外成糴於貧民也

王鏊曰此一段史記称引

趙瑆曰言錢幣蔵於国都遇賤則糴則歛遇貴則糶則責則貸也此法甚是後世王安石倣此行青苗以出息吏緣為奸貧民重困蘇軾有詩云營得兒童語音好一

之利而財之櫎（古莫反）可得而平也

又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繈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繈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械器鍾饟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蚕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方夏農人闕乏亦賦與之約取其穀實也）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悉與之則豪商富人不得擅其利）

[illegible]中此

[illegible]之而失者也

余有丁曰穀與万物貴賤互相輕重然貨貴則不足於用固當有均輸之準粟貴則待鋪无所得食其害尤甚於貨貴也嘗觀凶荒飢歲貧者易子咬骨之弊以糴不得供数日之飡後世有常平倉賤則增價買之貴則减價以賣此法誠便然必得人方為无弊

王偉曰以室廡籍

貴賤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為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為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廡音武）是使人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許救反是使人不競牧養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也離情謂離心也）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贏謂大賈蓄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至浮

一段反說法之弊不可行處下方帰結正意

茅坤曰此計口量食之法賑民最急其後世人主不知此义行之於先至歲荒民飢始議賑貸發倉廩甚者不能取給至煑粥以施民食強力者饜飫弃餘困乏者粒不入口移民移粟尽心无益也

吳国倫曰人君非發號施令以後設施正意平之々法俱在於此

汪道昆曰民之所

（浪為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糴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按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税十錢凶歲税二十者非必税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收其利也）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穡而户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穡斂也委所委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令税斂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税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

以食不足者并藏其六之言不出也人君為之平其貴賤輕重之數則毀學利者无所售其奸五谷與万物各得其平此治国之道也

蘇濬曰此言国无大小衢處則危若能以輕重生財則小国可大大国可強轉危可安

許獬元曰遠々說到近處又從近處說到底處

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

貨財生殖

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大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懾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大

董份曰春秋時鄭以小国介居晋楚之間可謂衢国凡大国行李之往来征伐會盟無時淂息子産作封洫制刑書鄭民歌曰民有田疇子産殖之民有子弟子産教之子産若死誰其嗣之鄭之幾亡而不亡者子産輕重淂其准故也

瞿景淳曰生財之道田疇為上山澤次之如山海之利無所取給則務本節用亦可以支緩急齊桓之伯雖管子政令輔相之力然鑿山煮海之利亦有富國之資也

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為杆格蔽圄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攻。列陳繫纍護虜。分賞而禄。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臧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為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歳之滿虗。而輕重其禄。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歳之滿虗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

王鏊曰謂能守其財物生之有道則富強任我雖衢處而不削不亾大国小国皆然

丘濬曰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刀布金錢之幣興焉所從来舊矣盖農不出則乏其食商不出則三宝絶故三幣雖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設此以通有無足国用焉耳

楊維禎曰此是物情所必至之勢最為確切

王世禎曰乘上之急而價騰踊故民淂厚利而君失其

也。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黄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十二籍民

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

一失其二二失其半（失其九也）

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所籍於[illegible]

茅鹿門曰。此篇精神鍛鍊商筴曲折如屬戟利及要不刺中其心隨立文之工調格之謹又可為作者之耳目也讀者須當別具一隻眼

姚寬曰斉擅山海之利最為富強可見於此

施仁曰設官而守之若今之抽分也或女工或農穀或塩鐵皆十分税一然後貴出賤取此皆不求於民謂之国軌

胡時化曰度地計口以分田通其有餘不足之數置為公幣公私兩利豪商所藏者無所售

山國軌篇

國軌

桓公曰。伻謂別群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氾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設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為得。此君失也（言百姓不用己本專取足于四壤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隂據其軌。皆下制其上

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

其奸也
焦竑曰幣錢也謂立環城之幣乜行於有餘不足之間幣在上則穀在下穀在上則幣在下以幣相易圓轉不窮如環也

劉室曰言高田比間田與山田所收之穀相去十倍也

呂祖謙曰鄉橫行決鄉之數市准行

千。人若千。人衆。田不度食若千。曰田若千。餘食若千。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間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千。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幣即錢也萬物即鹽鐵之類財物即萬物也布帛田壤）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萌民也）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千。鄉穀之擴若千。請為子什減三。穀為上。幣為下。高田撫間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于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橫。市准曰。上無幣有

於七法也
洪[illegible]曰幣多則假數五銖此是平准之法漢晁錯論貴粟曰貴粟之道在使民入粟於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倣此而疏通其弊者

豪約曰国之大計在財用以穀與幣疏通其壅則利孔在上一而不分此不過塞富豪并藏之奸非因民而取下索人之脂膏以實府藏也此不加賦而民利国足雖非先王富国之風亦後世塞奸權宜之法

塚雄陰曰物萬物

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筴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廪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脩游人出若千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為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擴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為下。幣為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歛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擴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也鹽鐵耒耜之類物有高下之時物高我下物下我高四時通融

穆文熙曰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禁發

倪思曰此篇共為三段大要總是禁豪富并藏謹置公幣以贍民之不足

茅坤曰議論痛快章法甚妙

時作

桓公問扵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扵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之四務。何謂四務。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廪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

[illegible]曰衣服襲器之類民之不可闕者貧民无以自給則仰貸於并藏之家貴出多本及其價也倍利尚不足盈其欲若无貲之民待假之公平準為制官獲其利民称其便利孔出於一民雖四時有幾日麻功之際亦无所妨害也已

錢福曰鹽鐵之稅代但行之今人稅課之法是也

凌約曰地勢饒之物所鮮所多其長短不齊不有平準之法權而均之多

（所謂耒耜耰械種饟糧食必取要焉則豪人大賈不得擅其利）泰春功布日。春縑衣。夏車衣。捍。籠。纍。箕。勝。籯。屑。糗。（糗同）若千日之功。用人若千。無貲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籯屑糗。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扵民。而用出扵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

平準

吾欲立軌官為之柰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筴足以立軌官。桓公曰。柰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貲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扵崢丘之

寡輕重不調何由得其平耶

真德秀曰田有高有下則穀有饒有乏鈞其當用之貨所不可缺者大家衆小家寡彼此可諧不權其師旅国用之費以輕重其間曠通貿易之法如之何其行之

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以幣易穀）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毆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為師旅戰軍。毆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為上粟。二家立貲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以穀易牛馬市擴幣之平價也庚更也）

余有丁曰天時地財人力謂之三權君以號令守此三權則免矣

王儀曰引禹湯聖人作箇模樣其實禹湯之水旱分明富積多而備先預国无有捐瘠民何嘗有无糧賣子三事

呂坤曰輕則見泄穀賤而糶於他国

山權數篇

三權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為失天之權。則人地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糧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叅。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穀泄於他國為他國所射）

也重則財他国谷貴皆争来糴我之谷也桓公問歲阨宜散何以收藏谷曰歲阨谷賈所散雖少民視為多是散之中即寓收藏之意此處計筭尤精

吴澄曰善〻惡〻二語何等精粹入[illegible]之言也

（皆不可）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数柰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以阨守豐阨之准数一上十豐之筴数十去九則吾九為餘於数筴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心禁

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生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丘濬曰當時未必有此事想管子造設之言

御神用寶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掘穿也求物反穿地至泉曰闕求月反）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以此龜為用者其數可比百里之地）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令力呈反過之猶置之也平盤者大盤也）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裝也使色吏反）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齊爵也）曰東海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若龜假言此龜東海

楊慎曰此非通論管子出[illegible]却有偏處

又曰用亀以質民間之粟豈君人御下之道

（之子耳東海之子若海神之子也）託舍於若。（託舍猶寄居也）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而若也）勞若以百金。（勞賜也）之龜為無貲。（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貲也無貲無價也）而藏諸泰臺。（泰臺高臺也）一日而釁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立龜為寶號曰無貲）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後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食音嗣下以意取行五月經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為質於子。（音致下皆同）以假子之邑粟。（即家粟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為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革築室。賦籍藏龜。（革更也賦數也藉席也才夜反）還四年伐

穆文熙曰数語整頓收斂精采

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筴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故善為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

汪道昆曰管子輕重萬言大畧不出此一章

蘇濬曰穀当收歛之時不無少賤至春則谷價倍重數之一定者民乏谷

山至數篇

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墝。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墝人之所食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繦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繦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委之幣）泰秋國穀去參之一。（去減也丘呂反）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

則以谷與之幣則以幣與以幣斂谷以谷斂幣一听民之便而不為之較計其实民之利已三分歸入於上矣

楊維禎曰谷無足無翌能流至百里千里之外者蓋鄰地接壤逐利之人壟斷射利謹守其流又以幣致人之穀則粟富粟富則丘綠此以重御輕之術也

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賒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準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拾一中熟糴二拾一下熟中分之宜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為准耳）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櫎。（古莫反）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子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此令本意收其穀入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筴。（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用民以時歸於君以重藏輕。以輕出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

丘濬曰商人射利如水之就下凡米塩茶鉄之類观諸國之饒乏以倍其價吾使於穀之流重禁之諸國之穀來者又以幣藏之則本富不患寡與貧

夫。獨委之諸侯。彼諸侯之穀十。吾國穀二十。則諸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嚴守穀價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呉　咼曰此段議論篇中重複不厭其煩者蓋伯國

之君仁不足以来豢不足以勸全在殖財廣利以富其國方可集事成功欲富國必先藉農欲藉農必先度地地均農力有無相通積藏有餘強國之道無出此者

（吳國倫曰起數語該括殆下推詳之）

地數篇

地数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数。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伊謂得失之数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為湯雨菽粟。而地

張之象曰伊尹相湯以王天下豈無道以致之而然耶管子乃謂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謀矣

丘濬曰後世銅鐵之山皆有禁始此

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為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為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所折取之遠矣。脩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

湯[illegible]曰兵始制於蚩尤故後之用兵者必先禁蚩尤有由然矣此見

許應元曰精言粹語暨讀之醒人

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准衡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柰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貴巨橋倉在今廣平）

丙汝成曰武王發鹿臺之財散巨橋之粟而天下之民歸心焉信若管子之言則利市民豈王者之道哉大抵皆引古聖以借重其言耳

王鏊曰歲豐其谷價賤吾不能守流散於諸侯之國猶若為天下所[illegible]矣

（郡曲周縣也）桓公曰。為之柰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欲人憚役而競取粟也重去恭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鼓十二斛也）民舉所最粟。（舉盡也最聚也子外反）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衡平也）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富本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富本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

下此穀賤則天下高也若國歲豐且穀賤吾能守之不流散于天下是天下高我亦高也

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下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邵宝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一句乃提綱挈領下面許多議從此擺布敷衍出来

焦竑曰天下有変有財者盡封天下盡富有才者盡封乃居不能用而致之也天下盡富乃吾不能守而流失之也甚言財之不可不守也

胡時化曰軍旅煩興征求無蓺令所欲取不足以償之

揆度篇

國衡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

則彌市五穀財物以應上之急豪富并藏之家民所急者其價三倍民所弃者則賤三分弃時若厭分而去求時又多倍以貸国之財物不盡輸於受廪之賈人耶
施仁曰能貨百物以市三倍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利孔子曰之君財縣衰耗而不騰輕重倒置而不准奸人致富貪人無聊富国之道却不宜其
姚寬曰諸皆切中時弊有關国計世道之議

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為讐。厭分而去。賈人受而廪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廪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失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貲（限量也）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尊。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遊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

王世禎曰自古善理財者只是生財之源使民財各足然後富足並取之於不竭之府用之於不涸之源故財用恒足而不乏也
呂祖謙曰天地之財止有此數均調得其道則輕重俱平故善富國理財者不加賦而用足正謂此也
洪邁曰動左右以重相因三條皆秘有法後人言利者

正商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裁同）餘以滿不足之數。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筴也。鹽鐵二十國之筴也。錫金

稚管子為首

凌稚隆曰自是足國不易之論極有分曉

穆文熙曰一歲所収足支五歲之食穀雖多不流散故穀價倍重也善為天下之法更不出此

真德秀曰權者操其勢道者任其自流操其勢則穀重於吾國而天下皆歸於我任其自則穀輕於天下如水之就下往而不返矣

余有丁曰刀幣者錢也號令疾徐者錢直穀斂散之權也以錢易穀以穀易錢則兵食常足而國不虛

二十國之筴也。（一國當二十國二十倍之利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足國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歲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為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為天下者無曰使之使不得不使無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為國

管子曰。善為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源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司命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王偁曰國有大小則地有廣狹人有多寡其田之所出幾何人君之所集幾何車馬之賦所度用幾何不計準而定賦則小國疲於奔命民無聊而國愈不競已

茅賛曰重其國之大小度其往返之遲速人民田地之多寡以其輕重歛散之準

吳昀曰民與地相當此是常理然亦有地廣而貽居希以地過其民也有地狹而人民衆多民過其地也先斉

度地賦民

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為耕田萬頃。為戶萬戶。為開口十萬人。為分者萬人。為輕車百乘。為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為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

太公之時地斥鹵人民寡乃勸女工通魚鹽而民人歸之故度地度民之法若計定若干田當聚若干户口之數使不能相逾只論其槩可也

汪道昆曰自古聖王重於用兵者謂驅民而斃於鋒鏑孤人之妻寡人之子絶人之嗣師役死事之人撫恤其鰥寡孤獨此收拾人心之大根本

蘇濬曰民惰於力本遊食無甚最妨農民周制出夫家之布以儆惰農即

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為耕田百萬頃。為戶百萬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為鰥。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為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遊不作。老者

此意

楊維禎曰力作者賞以誘之蕩遊者罰之邊戍賞罰則明民知所勸矣而貸民之無本者民益易於力作尤為勸也

丘濬曰歲豐則穀價減歲歉則穀價倍此常理也均調平准之術在君所以斂之故歲凶而不為害

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彊。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策之數也

平准

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十倍（一歲不登減一歲之食穀價坐長而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王鏊曰遷封食邑之家厚於積藏章之以物令其出粟括藏以賈於民富不為滿貨浮重賑此法後世通行之

瞿景淳曰此收拾人心大机括處雖有所取有所與非強之以所不堪也

輕重篇甲

恤戰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之孤。荼首（白首也）孫。仰傳戟之室。吾無由與之為之奈何。（言此三等人皆所當恤）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

董份曰以平價出富人之粟賙困窮之民死事之孤励士氣忘生輕死

許應元曰困窮之民所之者釜鏂所糴者亦釜鏂契券定而釜鏂無止振困窮之第一議

邵宝曰富家之粟盡歸於上則有四十倍之價矣君出此以貸貧民不傷富家而得貧民心也

（積也）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釜鏂之數不得為侈弇焉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鏂無止（四豆為鏂鏂斗六升四鏂為釜釜六斗四升）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為鴈行。不偷而為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高杠柴池

吳[illegible]曰[illegible]亦大善

吳[illegible]曰牛馬之用利於國者甚大本國價倍長則他國之牛馬歸齊若流趨利之勢所必至也

汪道昆曰高杠柴池以疲其牛馬使其價坐長而百倍是未能獲他國牛馬之利吾民先有斃死牛馬之害彼貧乏之家只有一牛一馬之産者斃死之後誰所稱貸以備引重致遠之用耶

蘇濬曰就他功利之術似屬吉心力索其行之善否非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為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朞年而皮幹筋骨之徵去分。民之籍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簟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

所論也

焦竑曰管子一書多備富國之說前云利孔出於一出於二出於三俱是此旨議論特詳

胡時化曰一國二君謂商賈與國君並據利權也

施仁曰商賈鑿鑿有據而文字出入變化不可模擬

凌稚隆曰上求之急則財与民俱流散也議論到此可為痛哭流涕

洪邁曰首段數語俱是正論

呂祖謙曰穀米則幣所出之源既開宜家給人足国有殷富之風可也乃商賈積聚并財至於民有餓餒賈子壅則并藏之禍乎

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籍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游財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價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屨農夫糶其五穀三分價而出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散財調分

管子曰今為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而遠者來地辟厲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犂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

勝言耶[illegible]謂富人豪[illegible]賈多積財而貧富不均上無以調之也亭坤曰歸結正意有着力處黄震曰粟與金同價則粟重粟重則民務農国富兵強靡幣虛耗之費非所患矣錢福曰此論極有見識創伯根本俱在此姜約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

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賈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為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

重粟輕金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車載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

姚光曰謂蚕月君以其游財給民之養蚕者口食簿曲之用至蚕熟則去分絓絲以償昔日游財也游財者山林菹澤草莱之則君謹守不得移於賈人乘民之急言民雖不足農忙無暇来求吾自令人斂散之也

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筥曲之彊。若此則維絲之籍去分而斂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

王世貞曰一本一息也事再其本一之利也倍三其本四其本五其本三四五倍其利也民食三升食二升食二升食無利之本也操不反之事如軍旅工役征求之事

楊文熙曰有出而無[illegible]食不[illegible]也

立為天下王

重本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饑一女不織民或為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也（艾斬割也）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

金[illegible]也金數貴其粟少之價與黃金等頃粟價二十鍾者價八万金價二十金者價亦八萬則民皆重粟而務農粟不流散而軍旅之食足矣

眞德秀曰狀勇敢之士效力死戰起其迫寘

余有丁曰樂生惡死人之常情至於

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重祿重賞

管子曰湩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

輕生敢死闘金鼓而勇躍不避鋒刃者非欲生之性與人異也重賞以利其心故能得士力耳

王偉曰戰陳之事貴乎賞信罰必此徒專言重賞者蓋利之所趨尤易得死士若刑罰之加不過以脅其不一者耳區區以威逼之術有不能自奮之矣被刑以脅賞之〻又專用之非所恃也

毋之使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用食用也言勇於取戰死而不顧者為有重祿而口滿食有重賞而手滿錢動於利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圉。

焦竑曰管子一書多備富國强兵之說前云利孔出於一出於二出於三俱是此旨議論特詳

宗譲曰謂畝鍾之国恃其田之肥而不戚山諸侯田雖瘠用力勤而收倍之文字鮮麗俞讀而俞可喜

瞿景淳曰以下文生一段主意反覆開說可以畧見其

輕重篇乙

壤数

桓公曰。請問壤数。管子對曰。河埳諸侯畝鍾之國也。磧（則華切）山諸侯之國也。河淤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淤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数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鍿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鍿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

生平故曰管子天下才也

重份曰租籍商賈之籍也正籍賦比之籍也

許應元曰雄办処切當国务精華処焜煌桄圃文家熟乢亦棟樑棟桶之助

卯宝曰乢意微首至尾俱不能易

而得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歛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焦竑曰援引借喻於是論国當有備亦富国強兵之緒言

施仁曰固国保知之術雖多而強本節用亦其一端管仲以為又善理其五穀勿使流於天下則古人秋鄰国有饋牛羊又有使僕衆為之耕是皆亡国之餘也齊之若君若臣所論如此其功烈可槩見

泉雨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強本節用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為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為益愈。而未足以為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彊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乃強本而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為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曰以益愈而不足

矣

姚寬曰時至春秋君臣勤邑善戒俱富強功利之説桓公欲提衡力爭管子欵以奢富貧貧論雖善不可以訓也

以為存。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籍號令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賊也）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堤壇不為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illegible]爭秩於諸侯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illegible]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見戍也[illegible]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六斛四斗為鍾）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皆見於上矣。君案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損焉。（挹損謂減其數）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決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曰契責讀曰債使百姓皆称貸於君則無契券之債）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甿。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

功倍之法奪富以資貧非人情不可以為令而乱治

穆文熙曰桊其積蓄之多者而平貸取之以貸貧民後世不悟其意至有括商錢以輸国豈流弊之所至耶

真德秀曰此法只是百里千里之国可做而行之若舉夷混一九州四海行之不得其人則奏之出入因緣為

歼不能徧及也

余有丁曰才穀貨帛之價輕重低昂不得其平必至於流遁而無有常固就其所出之時衡其輕重什伯之數守時之道無出乎此矣

王偁曰財之所生四時異宜輕重相倖則物常固

吳贊曰守時之論俱是妙品毋以功利廿之

間壝壘之壞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歲有四秋

桓公曰。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楊維楨曰此篇神品絕唱文之最工妙者

李光縉曰成都楊先生題此篇為第一神品且曰管商功利之流此術固善然其文獨不易及也

何孟春曰陰謀詭計以收天下財利覌此洞烛肺腑

楊慎曰朝天子羙名也而因以市利此所以為伯者之術也

玄冥子曰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盖不可使言石璧兼以彤弓者狡藏

輕重篇丁

石璧謀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数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築城陰里齊地也）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托築城）因使玉人刻石而為璧。（刻其留石）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曰瑗）璧之数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矦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矦載黃金珠玉五穀文

其朹也

照玄有倩文

亦厌鑿

立濬曰石璧菁茅二謀俱見管子之論

又曰市利之術未有若是之巧者

禾布泉輪齊以収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菁茅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為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貴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吳禹曰貧民朝食之急势又称貸蓄賈之家賤則取貴則身以小量出以大量入市利并藏以剥民莫此為甚欲籍其才以括之不可去之不能賒之以賦枝蘭鼓称貸之商被虛名子息之数茶实惠衡籍利貸之法莫善扵此者

反準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寗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為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

汪道昆曰分遣四子猎称貸受息之人計其多寡之数以振是後之直指使者旁行郡縣是也

蘇濬曰中一鍾言不滿一鍾也以小量出以大量收

許應元曰太史公殖貨傳云山西出竹旄玉石山東多魚塩漆絲五色江西出薑桂金錫丹砂瑇瑁珠玑齒革北多生馬羊旃裘筋角銅鐵地之所產各隨其質不同

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中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斷輪軸。下采杼栗田獵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寧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為食其稱貸之家。下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沸為鹽梁

[illegible]一國而東西南北四方異地或取薪蒸或治葛溝或煮沸為塩利貨之所出最多民至於称貸受息者并藏之家為崇故也

董份曰鏕麗同樴曰枸綫曰簾植木以懸鍾磬鏕枝想亦植木為枝以金為飾也莊子削鏕即此簾也鏕枝蘭鼓乃輕易不堅之物而制為精工者也二物定其價為万泉以賜四方称貸之民而准其子息之数以君令之不敢不受也

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三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言五方稱貸之家數息于民故謂之五君）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鏕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峯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

瞿景淳曰權富民以惠貧民此是不得已之中為權宜之計

王儒曰留心於貧民讀此為之一猛省矣

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鏤枝蘭鼓其價中純萬泉也。願以為吾貧萌决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明春有以倳耜。夏有以决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决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庚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國準

玄洲曰四段叅有分疏非徒以其文也

楊慎曰謝退也謹守者退不使之流散也

王世貞曰商賈流通故国之不用皆物謝而不降禁之之道哉号施令謹乎其流自然足用不匱矣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阮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墻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為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守絲麻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源究

善為國者。守其國之財。蕩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

朴文熙曰此段気势雄偉

貲限也数也

王希儒曰数語整頓汲甚暱致

可以為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為有乎。貧可以為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形。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若此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睹。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終身不竭。此謂源究。

洪迈曰　迂文善奇建可爱

吕祖謙曰此戦国之言管仲桓公以不為也

輕重篇戊

計下魯梁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蜂螫也。齒之有唇也。（言魯梁二國常為齊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綈。（繒之厚者為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為服於此近其境欲使魯梁人速知之）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綈千疋。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

真德秀曰詭譎奸詐之術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不可以訓

李光縉曰此篇總是見強國在修耕械以事本務不當求之於戰械

十四

君聞之。則教其民為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絏繑而踵相隨。（絏謂連續也絏息縞列反繑丘喬反）車轂齺騎連伍而行。（齺齧言其車轂往来相齧而騎東西連而行皆趍綈利耳）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柰河。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及猶相繼也）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声之正謂急速之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脩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千錢）齊糴十錢。（穀斗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夫張耜當弩銚耨當劒戟穫渠當脅軻簑笠當捄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夌雅隆曰此篇字有多少句有長短文有反順起伏頓挫如驚濤怒波讀者見其精神不見其重疊此章法句法也

管子春秋三卷終